

# 青蔓天

## 宫斗上

柳如烟◎著 Gongdou Gongdounian

我的窗外是这深宫的暗巷，  
每一个夜里爱和死如花绽放  
你有没有听见我青色的声音？  
在这胭脂红粉的沙场……

青  
斗  
薔  
天

Grandeur, Qingdian

柳如烟◎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宫斗：青蔷天 / 柳如烟著. —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7.12  
ISBN 978-7-80173-725-0

I. 宫… II. 柳…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98120号

**宫斗：青蔷天**

作 者 柳如烟  
策划编辑 何亚娟  
责任编辑 李 璞  
美术编辑 张红敏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北京国文润华图书销售公司  
印 刷 北京京晟纪元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 1000 16 开  
34.25 印张 49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73-725-0  
定 价 48.00 元(全二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100013  
总编室：(010) 64270995 传真：(010) 64271499  
销售热线：(010) 64271187 64279032  
传真：(010) 84257656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     |       |    |
|-----|-------|----|
| 111 | 第十八章  | 仙法 |
| 116 | 第十九章  | 歌哭 |
| 121 | 第二十章  | 画皮 |
| 127 | 第二十一章 | 血痕 |
| 133 | 第二十二章 | 白仙 |
| 139 | 第二十三章 | 披风 |
| 145 | 第二十四章 | 金镯 |
| 151 | 第二十五章 | 兴废 |
| 157 | 第二十六章 | 鸩毒 |
| 163 | 第二十七章 | 波澜 |
| 168 | 第二十八章 | 储君 |
| 175 | 第二十九章 | 青丸 |
| 181 | 第三十章  | 往事 |
| 186 | 第三十一章 | 良佐 |
| 191 | 第三十二章 | 分崩 |
| 197 | 第三十三章 | 邓芳 |
| 204 | 第三十四章 | 兰香 |
| 210 | 第三十五章 | 珠簪 |
| 216 | 第三十六章 | 符水 |
| 222 | 第三十七章 | 莲心 |

### 卷三

|     |       |    |
|-----|-------|----|
| 230 | 第三十八章 | 流灯 |
| 235 | 第三十九章 | 牢笼 |

### 推荐序

#### 卷一

|    |      |    |
|----|------|----|
| 8  | 第一章  | 淑妃 |
| 14 | 第二章  | 青蔷 |
| 20 | 第三章  | 紫薇 |
| 26 | 第四章  | 棋局 |
| 32 | 第五章  | 嫡子 |
| 38 | 第六章  | 急症 |
| 44 | 第七章  | 撞破 |
| 50 | 第八章  | 魇魔 |
| 56 | 第九章  | 宵行 |
| 62 | 第十章  | 祭祀 |
| 68 | 第十一章 | 玲珑 |
| 74 | 第十二章 | 杏儿 |
| 80 | 第十三章 | 神木 |
| 86 | 第十四章 | 罗网 |
| 92 | 第十五章 | 负心 |

#### 卷二

|     |      |    |
|-----|------|----|
| 100 | 第十六章 | 蝴蝶 |
| 105 | 第十七章 | 稚儿 |



377 第六十二章 梳妆

383 第六十三章 认子

390 第六十四章 天顺

396 第六十五章 昭仪

402 第六十六章 父子

409 第六十七章 废立

416 第六十八章 天问

424 第六十九章 抉择

431 第七十章 风起

439 第七十一章 真相

446 第七十二章 册封

452 第七十三章 大典

457 第七十四章 瑰宝

463 第七十五章 花焚

470 第七十六章 疯癫

477 第七十七章 对弈

484 第七十八章 敌手

491 第七十九章 胜负

497 第八十章 道路

503 第八十一章 玉碎

510 第八十二章 破茧

516 第八十三章 一瞬

523 终章 归去

527 番外：倒影·月华

545 后记

241 第四十章 相约

247 第四十一章 相问

253 第四十二章 临阳

258 第四十三章 兄弟

264 第四十四章 昭媛

270 第四十五章 莲影

275 第四十六章 黄庭

283 第四十七章 乞巧

288 第四十八章 夜半

293 第四十九章 佳音

299 第五十章 刺客

305 第五十一章 成虎

311 第五十二章 必死

317 第五十三章 复仇

322 第五十四章 曦光

329 第五十五章 妙计

335 第五十六章 神隐

342 第五十七章 桃僵

348 第五十八章 还魂

356 第五十九章 雷霆

#### 卷四

362 第六十章 贵妃

370 第六十一章 惊梦

犹记得2002年的一个夏夜，我和如烟倚在西安城墙的箭垛旁，侃侃而谈。城市的灯光在深紫色的空气中交织成绚烂的图案，风缓缓吹过，古老的城墙在风中伫立无言。

那个时候，我们心中都有一个梦，一个美丽、坚定、如明珠般宁静却璀璨的梦。

然后五年过去。我们经历许多。时间化成尘埃，碎片从指间流过；生命是烟花的盛宴，却仿佛总也燃烧不到尽头。我们成长着、生活着、爱着、恨着，却牢牢扣紧十指，握住从不曾逝去的梦想。

时隔五年，躲在深夜的办公室里一刻不停地看着如烟的《青蔷天》，突然想起了西安灰色的城墙。

这不是被人写烂了的宫斗，真的不是。从一开始，沈青蔷蓬头垢面，却骄傲而坚定地站在沈淑妃面前时，观众已从缓缓拉开的华丽的大幕背后，嗅到了一丝关于生命的、温暖的气息。

生命本就是温暖的，甚至是炽热的。为此深宫中的人们不顾一切地互相算计互相伤害，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要活下去。沈青蔷并不是完美的女子，她并不特别善良，亦不算天真纯洁，她所伤害的人，也未尝不比伤害她的人要少。可是正因了她的不完美，种种故事才有了精彩的借口。我们从开始看到结束，发现自己的心始终系在青蔷身上。她所做的一切只是因为她对生命的渴望比其他人来得更强烈些，所以她比故事中任何一个人更容易得到我们的理解。

有人说《青蔷天》所描述的故事太残酷，人心鬼蜮，在如烟笔下显得过于淋漓尽致。可是我想说，《青蔷天》最吸引我的，并不是无处不在的纷争与阴谋，而是在纷争与阴谋之外的，形成鲜明对比的人性中的亮色。每个人心底深处都有一方明亮而柔软的天地，白翩翩之于靖裕帝，董天悟之于沈紫薇，沈青蔷之于董天启……甚至是那从头到尾都扮演着奸恶角色的沈淑妃，在她临终前支离破碎的回忆中，我们仍能感受到她作为“沈莲心”而不是“沈淑妃”的一面。

——因了这些柔软的亮色，那些黑暗之中的阴谋与丑恶读起来才更引人入胜，令人歆歔。只因在书中每一个人身上，我们都能看见自己的

影子。

一直觉得文字都有自己的颜色，如烟的文字尤甚。如烟笔下总是一片青灰色，可是在绝望与压抑之间，在日复一日黯淡的生命之上，她总是能轻轻地抹上一笔鲜艳的红。在灰色底色的衬托下，这一抹红便显得格外地激烈与炽热——关于生命，关于爱情，关于我们所有的梦想与坚持，一切的一切。

读《青蔷天》，犹如一口一口咽下夜光杯中琥珀色毒酒，欲罢而不能；又犹如在漆黑夜空中仰望一道又一道划破长天的闪电——紧张着，却莫名地期待。纷纷扰扰的阴谋，层层叠叠的悬念，却总有一种执著让我们充满勇气，总有一些感动让我们泪流满面。

这便是《青蔷天》，包含了宫斗、悬疑、推理、爱情等众多元素，却不能简单地将其归于某一类的《青蔷天》。在2007年即将完结的时候，独一无二的柳如烟用独一无二的《青蔷天》，为我们献上一席关于生命的盛宴。

锦瑟（《两世花》作者）



卷

一

青菴天

Geopdon Gnapdonpion



## 淑妃 第一章

靖裕十一年初夏，皇恩浩荡，赐淑妃沈氏归宁。

“参见淑妃娘娘，愿娘娘凤体安康，千岁千岁千千岁！”

两个妙龄少女齐齐叩首下去，大的十五六岁，一身绛衣，亭亭玉立；小的只十二三岁，满脸稚气，一双大眼睛向上偷瞟一眼，连忙低下去，乌溜乌溜地转。

“起来吧，自家人，不用大礼的。到姑姑这里来，叫姑姑好好看看。”珠帘内端坐的华衣女子笑道。两个少女对望一眼，起身，早有太监内侍用一柄嵌珠金如意打起帘子，帘内那女子的面目露了出来，满头珠翠映着一张绝色的丽颜。

淑妃一手拉起一个少女，仔细端详手脸。两个少女都激动得浑身颤抖。淑妃放开她们，笑道：“好、好，一双美玉雕成的人儿。兄长，你真是好福气。”

立身于帘外阶下的男子闻言深揖在地，忙道：“都是托娘娘洪福荫庇。幸她们各自也都努力，尽力不负娘娘厚爱。大女紫薇，自幼习琴，爪音也还听得；小女素馨，亦能画两笔草虫翎毛，另外各自女工针线，贱内也都时常看顾。”

淑妃颌首：“很好，那都是用得上的……”却转脸问两个女娃，“你们说，咱们沈家为何三代高居上位？”

紫薇福了一福，毫无惧色，盈盈回答：“那是因为沈家历代蒙受君恩，皇恩浩荡。”

素馨也福了一福，毕竟年岁小，颇有一番孩子气：“那是因为爷爷、

爹爹忠心为国，勤奋努力。”

淑妃又笑了，这一笑真可谓风华绝代，她拉着两个侄女的手，摇头道：“不是。我们沈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在宫里受宠；我的姑姑也在宫里受宠。以后你们两个也要入宫，也必须受宠。那样你们的兄弟才能继续沈家的荣华，你们的侄子侄女才能继续沈家的富贵——明白吗？”

两个小女孩再次对望一眼，愣愣地点头，淑妃手一摆，轻声道：“来人哪，看赏，送二位小姐下去吧……哥哥，本宫在内苑也时常想起自己的花园子，就请哥哥带路，叫本宫故地重游吧。”

上代沈夫人在世时，偏爱莳花种草，整个京城都有名。现今老夫人虽已过世，这花草却依然有下人精心打理，花团锦簇郁郁葱葱，煞是醉人。淑妃轻摇玉步，环佩叮当，身后三步远外亦步亦趋随侍着尚书沈大人，太监宫女们则依照吩咐，都在后头遥遥随着。

“……哥哥，她已然有娠了。”沈淑妃忽道。

沈尚书身子一震：“那……那可有什么办法？”

“办法？”沈淑妃轻笑，“本宫的‘办法’，上一次已然用了。她又不比那郑贱婢，毕竟是多少风雨一起过来的……这一次绝不能轻举妄动，你可知里面风声有多紧？万一让皇上起了疑心——”

“可是，假使是个男的……”

“那自然便是主上的第四皇儿——大皇子远在离宫，身上又背着当年那件事，并不足为惧；二皇子是上官皇后的嫡儿，不过皇后已死，倒也不怕；三皇子是我的孩子，只可惜……”淑妃随手在路旁花枝上扯下半朵牡丹，放在嘴里，咬那娇弱的殷红花瓣，“是时候了，该叫侄女儿们进宫里去了。”

“娘娘，这两个女儿我都是悉心教养的，琴棋书画针黹女工丝毫不敢轻慢。”

“那些有用，但是没什么大用。你以为皇上是谁？禁城中是个什么所在？哪个女子不是四角俱全貌比天仙？你以为本宫便是靠着琴棋书画

针黹女工这些玩意儿，熬过几次杀身之祸、熬过上官皇后的死、熬到今天这个位置的？”淑妃娘娘冷笑，把半朵撕揉得稀烂的花丢在地上，看都不看一眼。

沈尚书垂手道：“娘娘……下官驽钝。”

沈淑妃冷哼一声：“你倒知道自己‘驽钝’了？比起咱们父亲，你实在是差得太远了！你别忘了，我们沈家一非名门，二非功臣，我们是三代外戚，半个朝堂的公敌。可现下连宫中都在传，淳儿、敦儿仗着我在里头走刀尖子拼出的那一点脸面，在京里越发无法无天了——你真是教的好儿子啊！”

这话说得极重，沈尚书只觉汗流浹背，待要分辩，又不敢，何况自己那两个儿子的是有些许不检点之处——可是哪家高官的少爷，不是这样的呢？妹妹实在也太苛求了些。

沈淑妃见他面色古怪，知道这个哥哥并未真听进去，不由暗自摇头叹息。说到底总是无奈，她不过是一个女人，步步如履薄冰自顾不暇，纵有天大手段，也只能在内阁翻云覆雨，也出不得这高高的黄瓦红墙——外头是只属于男人的世界。

兄妹二人沉默着，只在花园中徐徐而行。来到凉亭外，尚书沈恪忙三步并作两步赶上前去，亲手卷起垂挂的湘妃竹帘。亭内早已摆满了各色蔬果蜜饯，沈尚书引淑妃娘娘落座，毕恭毕敬道：“两个犬子虽有些顽劣，可都还算有孝心的——这不，淳儿虽南下游历去了，可依然还记得娘娘省亲的日子呢；这可是今年的新云雾，是淳儿顶着大日头亲自看着那些茶女们挑着尖子掐下来的。”

沈淑妃听闻此言，面色也微微和缓，叹道：“我不要这些虚妄，只求你们也多替我想想，也就是了……”话虽如此，却毕竟舒心，轻轻端起茶来，送到口边。

——下一刻，最以端庄贤淑、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著称的淑妃娘娘却突然将满口的茶水倒喷出来，脸上都变了色，只是拼命地咳嗽。

尚书沈恪给吓得愣住，忙问：“娘娘，娘娘！您怎么了？”

沈淑妃犹自咳嗽，无法答话，只是怒瞪他，端的是秋波如电，眸

光似雪。

沈恪忽然醒悟，忙端起自己面前的那盏茶，轻轻抿上一口……这一抿，顿时气得他满面通红，青筋暴跳。沈尚书当即将那茶盏摔在地上，厉喝道：“去把茶房的人通通捆起来，不拘是谁，一人先抽十鞭子再说！”

——原来不知是出了什么错处，那上好的云雾茶中，竟被人搁了满把的咸盐，又苦又涩，难以入口。淑妃娘娘全无提防，适才走得又实在有些渴了，便着了道，一下子仪态尽失，狼狈不堪。至于尚书沈恪，本来百般讨好还来不及的，此时更觉大伤脸面，又害怕妹妹不欢而去，也难怪他怒发冲冠了。

但见主人如此，底下伺候的奴才们自然不敢怠慢，亟亟赶着去传令。沈尚书则忙着呼鸡骂狗，不迭地向妹妹赔罪；淑妃娘娘却余怒未消，只是冷着一张脸，不答话。

不一时，去传令的人便回来了，却是满脸尴尬，想开口，又不敢。

沈尚书皱眉问道：“怎么，这么快吩咐的事情都办完了？”

那人支吾道：“大人，后面……后面……后面实在是乱……乱成一团了，那个……”

沈恪直给气得眼前发黑，这些家人仆役平日里也算是精明能干的，怎么今天这种场面，却给他大砸其锅，唯恐他在娘娘面前丢丑丢得不够吗？

——却听那人接着道：“郑茶房在满院子赶着青……青……小姐乱跑，说她存心害人，吵嚷不休，小的们实在是……拦不下她们，故而……”

尚书沈恪忽然脸色一白，不说话了；而一直缄默不语的淑妃娘娘却插口问道：“青小姐？哪个青小姐？”

那人不敢回话，只偷眼向沈尚书望去，淑妃娘娘的目光便也跟着落在沈恪身上。尚书大人终于无奈，蹙眉跺脚道：“娘娘，您不知道，微臣府中有个……有个‘疯女’，实在是行事乖张、无法无天的，今日

之事，怕就是她在其中捣鬼……微臣一定严加管束，严加责罚！”

沈淑妃那一双如刀的眸光依然不离尚书大人的脸，缓缓发问：“既是疯女，怎还待在府中？怎又……叫她‘青小姐’？”

尚书沈恪此时已然汗如雨下，他犹豫良久，方才压低声音道：“孽障，孽障！娘娘……微臣当年外放苏杭，曾……与一名风尘女子结交，后又替她赎身，带回京师，她给我生下一个女儿之后，没几年便亡故了……故此……实际上……那也是……也是下官的女儿……”

淑妃道：“原来是庶出，那也无妨，都是我们沈家的骨血，交与夫人养育不就好了？怎么沦落到这般田地？”

“实在是……实在是此女乖戾异常，不堪管教。贱内也很为难……整日里只在园中游荡，谁的话都不听，满口都是些邪词歪理——不怕娘娘见笑，自她母亲死后快十年了，她却连一声……一声‘爹爹’都未曾叫过我——绝不是有意欺瞒娘娘，只是……只是生出如此疯癫的不肖女儿，实乃家门不幸，微臣哪里还有脸四处宣扬？”

沈淑妃登时明了，想是这少女出生时，生母已经失宠，遭嫡母嫌弃，生父冷遇，因此便无人教养理睬，如杂草般在府里悄然长大。若不是一番变故闹到无法收拾的地步，好面子的沈大人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对人讲起的。

——没想到今日竟有如此奇遇，沈淑妃微微合上眼，闭目一笑。

与世间大多制式府第相似，尚书府的小偏院里居住的都是些粗使的下人仆役，就连稍有些头脸的丫头们，也都随着主子住在内院中，嫌弃这里污秽肮脏，不愿履足，生怕辱没了身份。可这一日，院子里巴掌大的地方却挤了不少人，都在指指点点，围观一个腰圆肚滚的肥大婆娘，手持烧火棍，团团追赶一名粗使丫头打扮的女孩儿。

瞧那女孩儿的身量，不过十三四岁年纪，头发乱蓬蓬束着，粗布衣衫上全是褶皱和污迹。身手灵敏，地方虽小，却也腾挪得开，倒把那胖婆娘追得气喘吁吁，却也够不上她半片衣角。

那婆娘恼羞成怒，口中便登时喷出无数污言秽语来。围观的人瞧

着更觉有趣，也不知是谁促狭，暗地里竟伸出一只脚来，横在旁边。那小丫头只顾身后追兵，一个不留神，便绊在上面，重重跌倒在地，牙齿陷进口唇中，嘴上顿时鲜血长流。

众人轰然大笑，场面雷动。小丫头咬牙想要爬起身来，那婆娘却已追上，将烧火棍夹在腋下，一拳打在她身上，口中骂道：“小杂种，叫你设计老娘？不想活了是不是！”

那小丫头身子不能动弹，却毫不示弱，抢白道：“我不是‘小杂种’，我才不是！是你先欺负我的，明明是你打破了东西，却栽在我身上！你会害人，我自然也能害你！”

那肥大婆娘不由分说又是一拳，骂道：“小疯子，你少在老娘面前摆你的‘小姐’架子，你娘是婊子出身，你就是婊子的种——不是‘杂种’是什么？呸！还以为自己多高贵咧！”

那小丫头满脸都是尘土，嘴上鲜血淋漓，眼中涌出滚滚热泪，却犹自咬着牙，嚷道：“不是就是不是，随你怎么说，你打死我，我也不怕！”

那婆娘见她还敢顶嘴，更是愤怒，又要动手。却忽然围观的人群尽皆噤声，个个面如土色，急向两厢退去，让出中间一条通路：

但见一个华衣女子，带着一种温和淡定却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仪，带着满头满身无法逼视的矜贵光芒，姗姗而来。珠绣丝履踩在肮脏污秽的地面上，依然能步步生莲。

“放开她。”那华衣女子吩咐道，甚至连她的声音都是淡淡的。

自然，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

小丫头咬着牙，挣扎自尘土中爬起来，愣愣地望向面前的救星，她简直以为自己遇见了传说中的仙灵。

而那华衣女子也对她微微一笑，一边眉毛轻挑，侍立在旁的另一位装扮不俗的女子，便走过来，走到她身边，低垂着头，在尘土中向她跪拜，口中道：“二小姐，奴婢有礼了。请您跟奴婢来，奴婢为您更衣。”

——天为你打开了哪扇门？又会布置怎样的一番美景呢？

青蔷 第二章

沈淑妃轻笑道：“喝口茶吧，可是没有加盐的。”

那小丫头脸上忽然一红，略有些忸怩，垂首道：“可真对不起，我原不知道是给你喝的茶。”她已洗了澡，换了一身新衣裳，头发绾成双鬟，露出如玉的小脸来，眉似柳叶眼如点漆，竟然颇为明丽好看，是个美人坯子。

淑妃反问道：“那你若是知道呢？”

小丫头似没听懂，疑惑道：“知道什么？”

淑妃道：“你若知道喝茶的是我，你就不会往茶壶里放东西出气了？”

小丫头璀璨一笑，满脸明媚，道：“会啊，只不过下次我会打探清楚，放在沈紫薇的茶里。”

沈淑妃不禁莞尔，道：“怎么？你不喜欢你姐姐吗？”

小丫头微微有些黯然，声音有些低落：“我可没有见过她，她住的地方，我若去了，会挨打的——只不过……只不过她是‘尚书大人’的心肝儿，她也最会发脾气，谁都怕她。”

沈淑妃又一笑，道：“你实在是个很聪明的孩子……没关系，没有那杯茶，我也不认得你，不是吗？”

小丫头的脸更红了，头也垂得更低。两厢伺候的女官，见她这个样子，也都以袖掩口，哧哧笑起来。

“你叫什么？”淑妃问。端起那杯茶，送到口边。

那小丫头猛然抬起头来，一双明湛湛的秋水眼望定沈淑妃，朗然回答：“我叫‘青蔷’，”又顿了顿，续道，“这名字是我自己起的——我

叫‘沈’青蔷。”

淑妃心中暗笑：原来如此。这女孩儿心性好大！蔷薇蔷薇，姐姐叫紫薇，她便定要叫青蔷。真的是铆足了性子，非要压那位千娇百媚的尚书正牌千金一头不可吗？

却又问道：“原来是你自己起的，哥哥送你读过书吗？”

沈青蔷脸上顿时浮上一抹狐疑，似没听懂。方才替她梳洗的那名近身宫女忙笑道：“二小姐，娘娘是尚书大人的妹妹，是二小姐的姑姑呢，可不能‘你啊’、‘我啊’随便叫。”

淑妃娘娘一笑，道：“琼琳，不必和她讲规矩，还小呢，还是个孩子，像她这个年纪，一味关在屋里养尊处优，断是没什么大出息的——青儿，我叫你青儿好吗？我是你的姑姑，咱们是一家人的，可千万别拘束。”

沈青蔷迟疑道：“……姑姑？”

沈淑妃点头微笑。

忽然，青蔷问：“姑姑，那……那你和……和‘尚书大人’，谁比较厉害？”

真真是稚子口角，淑妃娘娘不禁莞尔，大宫女琼琳则咯咯笑道：“二小姐，娘娘是皇妃呢，尚书大人只是臣子，你说谁厉害些？”

青蔷似恍然大悟，忽然一下子从椅上跳下，径直走到淑妃膝前，大声道：“那姑姑你对他说，叫他放我出去吧！”

“出去？”沈淑妃一愕，似没听懂，“你要到哪里去？”

沈青蔷又跑到窗前，用手指着远处花园的围墙，说道：“我要到外面去，到没有人叫我疯女，动不动就要打死我的地方去。”

淑妃定定地望着她的脸，望了许久许久，语气突然一转，竟仿佛暖风二月忽然起了“倒春寒”，适才的和煦温暖荡然无存。她冷冷道：“出去？你竟然想出去？墙内再如何，总有三餐一宿，有沈家一日，便保你一日安稳——墙外呢？墙外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你知道吗？十丈红尘，步步危机，你一个孤身女子，无亲无故无依无靠，便不怕活不下去吗？”

青蔷却轻轻一笑，道：“我是不知道墙外是什么样子——可正因为不知道，所以才该出去看看的，不是吗？我从小就生在这里，每日抬起

头来看到的都是一样的四方天空……有时候我都想，要是一辈子就这样过了，可怎么好？与其那样，我宁愿去面对‘未知’，哪怕死于‘未知’，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沈淑妃望着她，似有些不可置信，又似忽觉哀伤，她的声音低下去，宛若叹息：“青儿……你真是个有趣的孩子呢，可你知道吗？你要的这种东西，注定是一辈子都得不到的。”

“为什么？”沈青蓄大吃一惊，急道，“你不肯帮我吗？”

沈淑妃缓缓端详着她的脸，忽一笑，摇摇头，答道：“青儿，这件事，我可帮不了你，这世上没人能帮你……你是一个女人，你必须附庸男人才能生存；女人的世界就在墙内，就在这四方天空下；所以我出不去，你也出不去——普天之下都是这个道理，这是命中注定的事……”

“谁说的？我不信！”沈青蓄的一双柳眉忽然攒在一起，愤愤喊道。淑妃娘娘却避而不答，却忽然问道：“……你爱过男人吗？”

沈青蓄一呆，面上突然浮出两抹绯红，摇了摇头。

沈淑妃笑道：“你果真还是小孩子呢……怨不得你不懂的。”

沈青蓄的脸更红了，从没人对她说过这种话；从没有人把她当成一个可以谈话的对象。

沈淑妃似轻叹了一声，复又端起茶盏来，却不喝下，只是闭目嗅那茶香，良久，又将茶放下，转头吩咐琼琳道：“去将本宫带出来的首饰拿过来，连匣子一起。”

琼琳答应了去了，片刻便取了一只小小的镶珠金匣出来，自怀中掏出钥匙，开了锁，里头的宝器珠光一齐喷射而出。

沈青蓄呆住，但见满匣琳琅奇珍，都是连做梦都梦不到的璀璨好看。沈淑妃将纤纤玉手伸入匣中，拈出一朵内造簪花——每一片花瓣都是宝石打磨而成，末端连有细长金丝，拿在手上，花瓣还能微微颤动，便似真的一般。

——沈淑妃将那宝石花簪在青蓄发上，笑道：“真漂亮呢，青儿，你一戴上这花，倒像是个大姑娘了……”

青蓄伸出手去，小心翼翼地摸了摸鬓边，脸上却突然转出一层凄